

第一章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祖先崇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祖先崇拜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对祖先灵魂的尊崇和信仰。万物有灵观念、形灭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是祖先崇拜的观念基础。恩格斯曾这样分析灵魂观念的产生：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灵魂观念的产生，几乎是古代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共同的现象，并不因特殊的文化而异。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相信灵魂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的存在，也相信人死后其灵魂不灭，化作鬼灵继续生存。行祖先崇拜的民族很多，如维达人、非洲尼格罗人、新喀里多尼亚人、古代的罗马人、闪族人、日本人、越南人、中国人都很著称（林惠祥 1934: 245）。各民族祭拜祖先的方式多种多样，或通过丧礼、或通过祭礼、或通过其他祭拜祖先的方式，使祖先的灵魂得到安息和善待，从而保佑子孙后代。

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普遍的信仰之一。古人深信：人死之后，肉体归土，但灵魂不灭。祖先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像生人一样生活，因而子孙必须照顾好祖先，供给祖先吃穿用住，祖先就会赐福于子孙，否则，祖先就会降祸。祖先必须得到子孙们定期的祭祀，如果对祖先不管不顾，祖先就会变为鬼魂，给子孙带来不好的影响。因而，对祖先的祭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都行祖先崇拜，只是祭仪各异。

汉族祖先崇拜源远流长，经过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最久远的祖灵观念是人祖崇拜和氏族始祖神崇拜，如对女娲、盘古的崇拜，而且有对本族世系的整体崇拜。到了典型的封建社会，中国儒家学说的社会观、家族观都以父系血缘世系为主体，建立列祖列宗的根基。在家天下的社会背景下，祖先的位置高高在上，成为统治的权威势力。因此，祖灵就更加以其神秘的特征和奇异的超自然力，深深支配着民间。汉族人尤其崇拜本姓氏世系中那些名人名士。如老子多被李姓人作为祖先崇拜，孔子则多被孔姓人作为祖先崇拜。不过，最普遍的是民间对亡故先人的崇拜。这是从鬼灵崇拜中亡灵观念冥想出来的祖先神崇拜，认为祖辈代代离世，但他们的灵魂依然关注着后代子孙的一切，因此，追念祖灵，祈求祖

先在天之灵庇佑本族子孙后代兴旺，便成为祖先崇拜的最重要的目的。人们认为，生者与死者互相依赖，生者祭祀死者，就会得到死者的赐福。

祖先崇拜在汉族中较少有偶像供奉，主要是牌位祭祀和墓地祭祀。汉族的祖先崇拜在各个地区的差别也较大。总的来说，南方对传统文化的保留较北方为甚。祭祀祖先的祠堂在长江流域以南较为普遍，而在北方则少见。相比起来，广东三大民系——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的祖先崇拜文化在汉族中是比较繁细的。尤其是客家人，由于僻处山区，交通阻塞，与外界的联系少，特别是客家人生活的华南地区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封建中国的“边陲社会”，山高皇帝远，为“中央政权的化外之地”，这些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使得传统的祖先崇拜文化有较多的保留。祖先崇拜在客家极为繁细，而且也很特别。食物、冥钞及牲礼的祭献，神牌的供奉，忌辰的纪念，祠堂的设立，每年的扫墓，春秋的大祭，与其他许多事件合成一个复杂的祖先崇拜的系统。

二、客家祖源问题

谈到客家，必然涉及客家祖源问题。最早探讨客家源流问题的是广东和平人徐旭曾。明末清初，广东省东北部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田地稀少，人地矛盾突出，不断迁居到广府、潮汕人的居住区。由于语言、习俗不同，特别是耕地、山林和水源之争，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械斗。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执教期间，便以东莞、博罗两县土客械斗事件，召集门生专门讨论客家来源问题，以及风俗习惯与广府人不同的原因，以平息广府人对客家人

的偏见。徐氏的言论后收入《和平徐氏族谱·徐旭曾丰湖杂记》，这是最早探讨客家源流问题的著述。

由于客家语言习俗的独特，以及不为外人所了解，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对于客家的误会和偏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顺德人黄节编写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称：

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粤种，亦非汉种。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乌乐葛德编的英文版《世界地理》在“广东”条下有：

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

1930年，广东省建设厅主办的杂志《建设周报》第37期发表了一篇介绍客家风俗的短文，文中说：

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

这些歧视和侮辱客家之词，引起客家人士的愤怒，“客家源流研究会”和“客家源流调查会”等机构纷纷成立。客家不少有识之士也致力于客家源流问题的探讨。其中罗香林教授是客家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罗香林教授认为客家是汉民

族的一个支系，客家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原这片华夏——汉民族古文化的沃土中，客家周身都澎湃着汉民族的热血。他认为，客家人是南迁中原汉人的后裔，尽管迁移时间、原住地和定居地有所不同，但都有着一部共同的移民史——从中原地区向南方的迁移。中原先民先后历经五次大的迁移而形成了客家人。

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东晋末年“五胡乱华”侵扰割据所引起的。自晋代“永嘉之乱”以后，居住在中原一带的汉人受到边疆部族的侵扰，开始南迁。这些南迁的汉人近的到达颖水、淮水、汝水、汉水一带，远的到达了江西中部、南部以及福建的一些地区。

第二次南迁，是唐末黄巢起义引起的。由于黄巢起义的影响，中原动荡，人民纷纷南迁。这次迁徙，少数人到达惠州、嘉应州（今梅州）、韶关等地，而多数则留居汀州及赣州东部等地。

第三次迁徙是在南宋末年，由于金人、元人的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迁徙。这次由于文天祥等组织人马在闽、粤、赣山区力抗入侵外族，三省交界处成为双方攻守的重地。于是，先至闽、赣的中原汉人再分迁到粤东、粤北，流入汀州者也不少。

第四次迁移是在明末清初，一方面，由于客家聚居区山多田少，人口不断膨胀，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则由于满洲人的入侵。客家人再次迁徙，其中一部分迁入四川等地，重新开辟垦殖，即所谓“移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迁移是在清末。客家人为了谋生，分迁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等地，有些甚至渡海至香港、澳门、台

湾、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

或许是出于对历史上那些污蔑之辞的激烈反应，客家人十分重视血统问题。一些客家学者及许多客家人认为客家是纯粹的中原汉族血统，强调客家是衣冠士族之后。首先是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提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英国传教士肯贝尔强调：“客家人是由河南光州迁徙而来，纯粹是继承着汉人血统的世族。”“其实，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最纯正血统的汉人……他们是来自中原王朝的后裔。”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在《种族的品性》中称：“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化。”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中强调：“客家几乎都是古代的贵族，他们的祖先，大都曾做过一官半职，甚至做过古代的帝王。”“纯汉族高贵血统”观点的持有者既有客家人自己，又有外国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其中原因多半是由于情感的因素造成，同时也是过分相信族谱记载的结果。

其实，汉民族的血统本身是不纯的。汉民族作为中国境内历史悠久、人口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以及文化相对最为发达的一个主体民族，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漫长而又复杂的。从其种族的血统方面来看，一直呈现出多元的开放格局。要而言之，它是以远古华夏族为主体，并不断融合周边其他民族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今天的汉民族中，除具有古华夏族的血脉之外，也混化了其他有关民族的血统。这种混化，不仅是种族本身的一种生理上的融合，而且还有着文化心理背景上的全面渗透和认同。所以，强调客家人汉族血统的纯粹性是多余而无意义的。汉民族本身是一个多民族

的融合体，客家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是南迁汉人与当地土著相融合而成的。

既然客家人是南迁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那么是南迁汉人为主，还是当地土著为主呢？一种观点认为客家人是以汉族为主，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而成。这是客家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客家这个共同体，是南迁的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这一观点是房学嘉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提出的：

客家是由古越族残存者与秦以来中原汉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的共同体。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客家话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由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其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正是这批南迁落居客家地区的中原人，用中原文化教化了本地人，从而加速了客家地区的开发，提高了客家地区的文明，增加了客家地区与荆楚、吴越、中原的交流，丰富了客家文化。（房学嘉 1994：3）

《客家源流探奥》一书出版后，又引起了客家学者对客家源流问题的重新探讨和争论。客家源流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对于学术界的争论，一般的客家人并不知晓但是，客家是中原汉人的后裔已为大多数客家人所认同、接受，并以身为中原汉人的后裔而自豪。客家人大多声称自己是中原某名人的后裔，祖籍在中原地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近几年，客家人纷纷新修族谱。如：

上阳罗氏族谱（共三册），丰顺县汤南罗氏续修族谱编委会，铅印本，1999 年 12 月；

梅县畚江杨氏族谱，梅县畚江成全安理公续修族谱编纂委员会，铅印本，1998 年 8 月；

梅县赖氏族谱 / 续修，《梅县赖氏族谱》编委会，铅印本，1994 年 8 月；

梅县谢田村丘氏族谱，梅县谢田村丘氏族谱编委会，铅印本，1999 年 12 月；

梅县畚江刘氏族谱，梅县畚江刘氏族谱编委会，铅印本，1997 年 5 月；

蕉岭县贵贤公派赖氏族谱 / 续修，《赖氏族谱》编委会，铅印本，1996 年 12 月；

梅县李氏族谱（上、下册），李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编辑组，铅印本，1998 年 3 月。

在以上族谱中，客家人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至黄帝及其子孙

对于客家人对中原远祖的追溯，我们发现，客家人某一姓氏的中原远祖与其他所有同一姓氏的汉人同出一辙。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这些对于远祖的追溯，其实是从文献资料或其他族谱中传抄而来。不管是客家人还是潮汕人或是其他汉族人，同一姓氏的远祖基本相同。由此可以推论，天下黄姓系一祖繁衍至今。天下李姓亦系一祖繁衍至今，这当然是荒唐的这种观念和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人对于中原汉人的认同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来解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原汉人与四方蛮夷在身份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古代，华夏人认为，世界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便是华夏族生活的中原地带。由中心向四周扩展，便有四方，即东南西北四方中原为祖、为主、为源，而四方为派生、为次要、为从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荒者。”夷、狄、戎、蛮皆属“非我族类”。在“一点四方”宇宙观的影响下，一个民系想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立足并获得较高的地位，必定会选择地位高的中原汉人加以认同基于此，难怪客家人要认中原名士为先祖了。

客家人是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相融合而形成的，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土著文化及海洋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文化，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至于是中原成分多一些，还是土著成分多一些，由于长期以来，相互通婚，相互影响，血统与文化都难以量化，成分的多少是难以搞清楚的，可不予以深究。

三、客家祖地石壁

客家祖地究竟在哪里？这是客家学者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福建宁化的石壁村是客家人的祖地和圣地。陈运栋在《客家人》中说：“福建宁化，地接赣南，西北有高山环绕，宛如世外桃源，尤为当时避难最为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一批逃难的人民，也就以迁居宁化的为最多。”吴福文在《闽西客家文化事象举探》中写道：“客家从中原迁徙于中国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宁化及其石壁。”英国传教士肯贝尔在 1912 年所著的《客家源流与迁移》一书中写道：“岭南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罗香林教授在《宁化石壁村考》写道：“广东各姓谱乘，多载其上世以避黄巢之乱，曾寄居宁化石壁村葛藤坑，因而转徙各地。”

宁化石壁在客家历史上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石壁是福建省宁化县禾口乡的一个村，位于宁化之西、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东麓，距县城 22 公里，约 390 户、2100 人（1993 年统计数）过去居住过 80 多个姓氏的客家人，现村内仅存 5 个姓氏，其中张姓最多，约占 97%。古之石壁泛指所属方圆数十里的盆地，因为原始林地，宛如绿色屏障，故有“玉屏”之称。唐中叶改为石壁。石壁的历史如中国千千万万小村落的历史一样，平凡而不起眼，但这个位于武夷山南段的赣南和闽西交汇处的小村庄，历史上曾经作为客家人迁入“大本营”梅州的中转站和黄金通道

客家族谱一般都记载有祖先迁徙史，在族谱中许多客家人将宁化石壁认为祖地。台湾《丘氏族谱》记载他们祖先迁

移的过程说：

宋太平兴国至景德年间，三郎从河南固始迁居宁化石壁，是各广东客族发祥之始祖。

兴宁《伍氏家谱·序》：

我远祖宋由闽汀州府宁化县石壁乡，拓其居于潮州府程乡县松口。

大埔《陈氏族谱》记载：

陈氏是由宋末魁率族众迁居于福建宁化、上杭，后由曾孙孟二郎、孟三郎复徙程乡，逐渐散于大埔、兴宁等处

《大埔黄氏源流》载：

吴氏是宋末念五郎名德元者，其是三代祖由福建汀州宁化石壁乡迁入龙岩，再由永定迁移大埔长治乡断节背。后来子孙繁衍，生计日难，吴德元乃由长治迁入湖寮古城，是湖寮的开基祖饶氏，宋于饶族人名四郎者居永丰，父在汀州为官，遂定居汀州八角楼，其后迁入大埔境内，人口增长迅速，科第仕宦甚多，成为当地望族。

由以上谱牒记载，我们可知，宁化石壁确是许多客家先民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方。

客家人把出生或流经宁化石壁的人称为人闽始祖今居海内外的客家人，大多以其祖先为石壁人，而且他们追寻世系，一般只查到宁化或石壁这一祖先就基本满足了，不思再找，客家许多族谱也是把曾居住宁化石壁的祖先尊为新的始祖，把它作为新的世系的发端记载下来特别到了近 20 年来，许多海内外客属在族源寻根、姓氏族谱的寻找和重修上都要提到“石壁”这个名字。“石壁”在客家学研究中成了一个公共符号。宁化石壁的客家祖地地位的确立，固然与其历史价值有关，同时，也是宁化政府的包装所致 1991 年，宁化县成立了客家联谊会。1992 年，成立了客家研究会同年，还举办了客家民俗文化节，10 万人出户踩街，为宁化有史以来第一次涉外大型活动与此同时，当地筹划了“世界客属公祭”项目，着手建设“石壁客家公祠”，历时 3 年，共耗资人民币 675 万元之巨（政府以及客属社团、人士和企业共同出资）

公祠主体占地约 3000 平方米，坐落在土楼山坡上，位于石壁盆地的中央，背靠武夷山脉公祠正面俯视石壁盆地，山水交汇，是一处风水宝地客家公祠是一座宫殿式仿古建筑，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琉璃碧瓦，气势宏伟，辉煌壮观。大门顶上的祠匾写着“客家公祠”四个金光大字进了大门，便是公祠的下廊，供歇脚观瞻之用，四周粉壁悬挂着客家各姓氏渊源公祠正殿，亦称“玉屏堂”，是公祠整体的核心，可容 300 人同时祭奠之用。神坛升座 152 姓客家先祖神位，中央是客家始祖总神位，左昭右穆，以姓氏人口

多少为序排列。公祠正殿后面是文博阁，一座二层仿古楼阁，第一层是客家文化展览，第二层是珍藏、陈列客家谱牒、历史文物以及当代书画精品，供查阅观赏之用。公祠三部分由回廊联结一体，宽敞明亮。公祠右侧是名流社团留记的“碑林”，已有不少海内外名流和客家社团在此竖碑留念。碑林入口的大石碑是由马来西亚客家长老萧畹香老先生捐资建立的，“碑林”二字是他 1996 年 95 岁高龄时的手书，凝重苍劲，圆润俊丽。客家公祠左侧 300 米处，便是“客海禅寺”，与公祠互为辉映。

客家公祠建成之后，于 1995 年 11 月 28 日举行了“客家公祠落成暨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1996 年 10 月 16 日举办了“96 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1997 年在公祭的同时还举办了“首届客家文化旅游节”，海内外宾客云集。加之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将军题词“石壁客家祖地”镌刻在牌坊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则在公祠题匾额“客家公祠”），海外客属商贾、社团慷慨解囊（如香港南源永芳集团董事长姚美良在短短几年中的财政投入就多达 100 万元以上），国内权威媒体介入……一时间，“石壁”名扬天下。此后，石壁有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客属公祭仪式，无以数计的客家人来到这个偏僻山地“朝拜”。经过精心包装之后的石壁，成了许多客家人心中的圣地。

有些学者则认为江西赣州是真正的客家祖地（客家摇篮地，即客家民系形成的地方）。著名客家专家王东教授指出：“我们有理由说赣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赣闽粤三省交汇处是客家人的大本营。”江西赣州虽是客家人最大聚居地

和客家南迁第一站，但是，其客家牌打得最迟。近年来，江西赣州已意识到客家文化的重要性。在 2002 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江西、河南、四川都力争取得下一届客属恳亲大会的主办权，最后每两年一次的客属恳亲大会改为每一年举办一次，2003 年在河南郑州举行，2004 年在江西赣州举行，2005 年在四川举行。2004 年赣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办，是赣州客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点。赣县客家民俗文化城酝酿多年，也终于在恳亲大会前顺利完工。客家民俗文化城是赣县客家文化旅游与自然观光旅游的结合产品。客家文化城外围呈方形，内围呈圆形，表达了传统的外方内圆的建筑理念。文化城内围的圆形是由青草绿树修剪成的八卦图案形成，内圈则是一个文化长廊，游人可绕此文化长廊欣赏城内景点。文化城内的主要景点有：大门牌坊、客家太极广场、客家百姓宗祠、南迁纪念碑、客家艺术长廊、客家博物馆、风水护壁、杨公祠、客家名人雕塑园、客家风情街等。

将宁化石壁或江西赣州视作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各有其道理。但在南宋以后，客家人在以广东梅州为中心的闽粤赣三省边区逐步稳定下来，居地跨越近 50 个县。由于地域相连，语言相同，风俗相近，文化、经济交流频繁，利益相对一致等各种原因，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稳定的汉族一支民系——客家说江西赣州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或者说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在宁化石壁为中心的宁化、石城一带区域，是可信的，有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而广东的梅州，则是真正形成客家族群，并由此中转、散播到全国乃至世界的中转站、大本营。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北邻福建省的武平、上杭、永定、平和 4 县，西北接江西省寻邬县，西面连广东省河源市的龙川县、河源市郊区、紫金县，西南、南面与汕尾市的陆河县、揭阳市的榕城区、揭西县相接，东南面和潮州市郊区、饶平县相连。梅州市为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客方言为主要语言，境内除丰顺县的汤坑、汤南、留隍、东留等 4 个镇约 11 万人使用潮汕方言外，绝大部分人都使用客家方言。梅州历史悠久，秦汉时期属南海郡，南齐设置程乡县。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改敬州为梅州，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 年）成立直隶嘉应州，民国初年废州改称梅县。1988 年，梅县专区改为梅州市。梅州市旧称嘉应州，是客家人聚居之地，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明清以来，旅居在外的客家人多由梅州迁出。梅州地区有台湾、港澳同胞和旅居海外华人 230 万，分布在 70 多个国家地区。在南宋末年至明清间，客家人已在以梅州为中心的三省边区形成了稳定的民系。由此来看，梅州称为“客家之都”、“客家大本营”是名副其实的。

究竟是宁化、还是梅州或者赣州是客家人的中心、祖地？由于各有其道理和原由，徒争无益。客家聚居区分为三大块：赣南、闽西、粤东，但从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地理区域、文化单元。从大区域的角度来看，赣南、闽西、粤东是一个整体。客家各地之间应加强合作，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共打客家牌，同心协力，共同为客家地区的建设、客家人的幸福作出贡献。

四、客家人崇拜的祖先

祖先至上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客家人。客家人与他们的祖先是生活在一起的。潮汕人也十分崇拜祖先，但潮汕人的祠堂主要用于祭祖及举行全族集体活动，不住人，而客家人的祠堂是与住房合二为一，平时人就住在祠堂正厅的两边厢房里，逢年过节则举行祭祖以及其他族务活动。对那些住在偏僻村庄的老年男女来说，没有祖先的存在和祖先的业绩，或许我们可以不过分地说，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显然，在客家传统社会中，祖先被赋予神秘的力量，并在活人的世界中，特别是在其活着的后代中，保持着权能和地位。我们不细致地了解客家人的祖先崇拜，就无法了解他们的信条，也就无法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文化。

从古至今，祖先不计其数，不可能一一祭祀。那么，客家人主要祭祀哪些祖先呢？

祖先是已亡故的先人，但并非亡故的先人都可成为祖先。祖先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乃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但并非所有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者都能成为祖先。如夭亡者、未婚的女性、没有后代的人、非本宗族成员的他人、非正常死亡者等，原则上都不能成为祖先，而只是鬼魂而已。生前作恶多端的恶人、因罪错而被宗族褫夺族籍的人在死后也不被看做祖先。这些死者在传统社会中不为人们所膜拜。

祖先必须有子孙，就是说，祖先在生前就必须有能够祭祀自己的男性子孙，如果没有子孙，无人祭祀，就只能成为孤魂野鬼。所以，客家人对子嗣十分重视。在过去，子孙满

堂是客家人的理想与目标。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不仅是夫妻之间的事，而且是整个宗族的事，是尊祖敬宗的表现。民间俗语云：“床上多个拉屎的（指婴儿），坟上多个烧纸的。”话虽粗俗，却一言道出了子嗣与祖先的关系。

祖先是与子孙相对的概念，有子孙才有祖先，没有子孙祖先也就不存在了关于祖先与子孙的关系，报告人张梅祥说：“故去的先人必须有后代才能成为祖先，后代包括与其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以此往下类推，也包括直系却没有血缘关系的嗣子嗣女，但旁系亲属不在子孙之列。”所以，为了在死后有人祭祀，客家人无论如何是要有后代的，如果自己没有亲生儿子，也要想办法过嗣，继承香火。

祖先会受到其子孙后代的祭祀，但祖先有着不同的等级，祖先得到的尊敬取决于他们生前的功德和业绩。那些对家族或社会有过重大贡献，尤其是那些开创基业，创造了辉煌业绩的人，无可置疑地列于祖先之列。在客家社会中，那些在宗族中或社会上知识、道德、功绩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准的祖先，在家族谱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受到子孙后代特别的祭祀。至于那些在世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业绩的祖先，他们的名字可能不被后世子孙记住，但当子孙们将祭酒和供品奉献给列祖列宗，而并不指名道姓时，这些不知名的祖先也接受其中的一份。

客家人极为崇拜开基始祖。客家人对开基祖的祭祀最为重视。客家每迁至新居地，都要披荆斩棘，创基立业。开基始祖辛苦创业，功高德望，理所当然受到后世子孙的尊敬。梅州地区，开基祖通常建有祠堂，一个宗族既有开基祖大宗